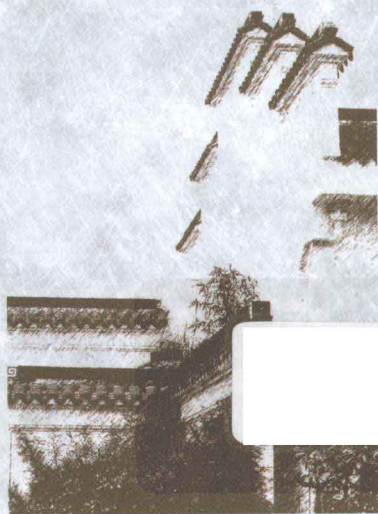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台门》第二部

天良

祝兆炬 著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《台门》第二部

天良

祝兆炬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良——台门第二部 / 祝兆炬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5339-3843-7

I. ①天… II. ①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66545 号

天良——台门第二部	
祝兆炬 著	
责任编辑 张德强 封面设计 吕翡翠	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 310006 网址: www.zjwycbs.cn
	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豪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	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字数: 302 千字 插页: 2 印张: 11.25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	ISBN 978-7-5339-3843-7 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内容简介

《台门》是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祝兆炬的长篇小说，共分五部。《台门》第二部《天良》是一个深具绍兴本土气息，备显地域性、自足性的文本世界。作品选取绍兴族群传统民居——台门为特定环境，以旗杆台门在日寇侵绍前如何兴隆、日寇侵绍时怎样衰落为故事梗概，借台门门长陆寿和台门女子似玉、如花、绿荷、红莲、春桃、夏李、秋菊、冬梅等的人生遭遇，构建台门世界，还原了绍兴抗战期间的血雨腥风，再现了日寇侵华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，深具沉郁激荡的历史感。

作品采用的是橘子式结构。倡扬天良的大红橘皮，包裹了三十三片鲜美的橘瓣（全书为三十三章），而橘瓣各以自身的契机、动机、生机、有机，支撑起橘皮，滋润着橘皮，遂成小说界这只独特的蜜橘。

这部作品有别于传统的长篇小说，一般长篇着眼于塑造一群人物，而该著重在构建一个世界，即一章一世界，用三十三个小世界搭建了抗战时期绍兴的台门世界。作品圆满、自足的橘子式结构，“盈科而后进”的情节进程，衣帽架子般多向性、包容性的内容，空间聚合的遥向共语，位移形式的巧妙隐喻，和迭起的文峰，上天入地的求索，以及看似无序其实井然有序的空间叙事，无不体现了作者自创的别致的小说艺术手法。

台 门 歌

绍兴城里十万人，
十庙百庵八路亭，
越台鉴湖三不正^①，
台门足有三千零。

三山^②鼎立绍兴城，
台门自古出书生。
鉴湖左右名士多，
山会^③之间风流盛。

白墙黑瓦水纵横，
百桥千街闹盈盈。
绍酒无处不飘香，
个个台门有本经。

一旦面临外敌侵，
同仇敌忾志如城，
粉身碎骨全不顾，
天良湛湛耀台门。

① 指绍兴城内的三个名区：斜桥、偏门、横街。

② 指绍兴城内的三座山：府山、塔山、蕺山。

③ 指古代绍兴府所属的山阴县、会稽县。

一部结构别致的长篇力作

许学刚

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、祝兆炬所著的《天良》(《台门》第二部),是一部结构别致的长篇力作,在小说建构学中应有其一席之地。

从作品情节进程观照,《天良》形似一条本源丰满、流动舒缓的大河,看似散漫,但能朝宗于海。《天良》故事梗概,讲的是“天良”说滥觞地的绍兴,人们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发挥天良,而侵占了绍兴的日寇又是怎样丧尽天良的故事。这总体构思的好处在于,思想层面有了这梗概,令作品还原了绍兴抗日战争时期的血雨腥风,再现了日寇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,歌颂了抗战时期“一旦面临外敌侵,同仇敌忾志如城,粉身碎骨全不顾,天良湛湛耀门庭”的绍兴台门精神,深具沉郁激荡的历史感,人性向天良回归的迫切性。艺术层面有了这梗概,作者就拿它作架子用了,挂起了许多有关天良的插曲,使小说饱含“信腕信口,皆成律度”的风姿。作者的这种手法,明显地受到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影响。舒芜在《〈知堂小品〉序》中道:“孟子形容有本源的泉水滚滚往下流,昼夜不停,把洼下之处注满,又继续向前奔流,这叫作‘盈科而后进’。周作人散文最有这种‘盈科而后进’之美。常常是在文章行进之中,遇到一个小小的港汊,本可以略掉它,直冲过去就是,然而它并不图这个直截,偏要披拂萦带一番,把一个个小港汊注满,才继续往前流去。”所言的“盈科而后进”,所说的“披拂萦带”,也是《天良》虽在故事梗概之外、却在文本应有之义中信笔而下、随势婉转

的雍容风度,收到了作品有大河般多港多汉的雄浑壮丽,而隐现于内的故事梗概又清晰可辨的艺术效果。

毋庸讳言,《天良》的总体结构就是报道文章结构。具有总纲性质的第一章、第二章,起了导语的作用,除此之外文本所有部分即为主体,对“导语”能提出的所有问题,即应有之义作演绎性的阐述。当然,主体在演绎导语的同时,也有衍生“导语”的功能。就这样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,在这绵绵不断的导语应有之义律动下,作品就运作起来了。凡文本触及的人、事、物,作品又能隔年下种,伏脉千里,且加之相反乎异端的自然之理,让它们在应有之义律动中有生到化、由形到色、由消到息、由盈到虚、由成到毁,拓宽了小说的叙事空间、内涵空间,呈现了万物相通、天人合一的阔大意境。“导语”应有之义的动能释尽之际,《天良》这个深具绍兴本土气息、倍显地域性和自足性的文本世界也就到了圆满收场之时。作者把报道文章的写法嫁接于长篇小说的创作,使小说文本的内在动力系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,由“导语”应有之义的律动替代了情节的“发生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局”,这种类似新颖电动机替代了老式柴油机的创举,在小说建构学中应有其一席之地的。作品圆满自如的橘子式结构,“盈科而后进”的情节进程,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,衣帽架子般多向性、包容性的内容,遥向共语的空间聚合,巧妙隐喻的位移形式,和迭起的文峰,上天入地的求索,以及貌似无序其实井然有序的空间叙事,无不体现了作者匠心独运,别具炉锤;无不流露了《天良》在文本动力系统“导语”应有之义运作下焕然一新的艺术风貌。

文艺是时代的感应神经。米开朗琪罗有一个未完工的石雕,题为《黎明》,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,面目都看不清楚,但深得人们的推崇:“大气磅礴,象征着将要到来的一个新时代。”读了《天良》,也能摸索到作品的深层底蕴:呼唤人性向天良回归;也能体认到作者的急切盼望:凡事凭天良的新时代”快快到来。

第一章

抗日战争有年了。

绍兴还没有被日寇侵占，仍在国统区。品芳里的旗杆台门人丁兴旺，赵钱孙李、周吴陈王住得个满进打出，陆姓原住户反倒成了客边。人员也出色，三井的陆林是国民党员，据说要当副县长了；耽搁在七井的王林，传说是共产党绍兴的头面人物。特别是台门里的十来个娘们，都在三十来岁当旺的年龄段不说，还长得好看，有的风流标致，有的似玉如花，引得专钓雌头的那些下流男子，三日两头到旗杆台门转。关于这，有顺口溜的，被青皮们用木炭写在台门口称作“旗杆”的石牌坊上，一根石柱一句，道：

旗杆台门女子娇，
雄头路过斜眼钓，
暗打窃头手招招，
可惜女的头摇摇。

到抗战时期，随着战事的频仍，经济的拮据，人们为逃难的大幅度流动，频繁买卖房子，踊跃租赁住屋，在绍兴渐趋时尚，台门里族群一统的格局已经瓦解。不过，像旗杆台门这样众姓入居、繁荣昌盛的情状，要再过十年，也就是全国解放后才得以普遍。得风气之先的旗杆台门好在有个台门传人叫陆寿的，也就不至于那么出格了。

夏天的一日，还只五更时分，住在一井、自任台门门长的陆寿听到二井已在为生意忙碌了。住二井的，一个叫赵本水，一个叫钱有木，他们年龄虽与陆寿差不多，只三十四五岁，但孩子多，负担重。赵本水摆油条摊，惯于做小服低，奉承起人来，见缝插针，又恰如其分，很有一套，绰号“马屁精”。钱有木做豆浆生意，一开口说话，就上嘴唇碰天，下嘴唇搭地，吹起来，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，一到收煞，又能圆满自如，吹牛不用打草稿，人称牛皮师傅。牛皮师傅常言，我是高小生啊，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人啊，生在日佬横行、国难当头的今世，我钱有木要是离开吹牛取乐，一天都活不下去！

躺在床上的陆寿，听到本水五更头就在拍马屁了，说：“有木兄，你真福气，出门前的生意家伙都由老婆替你收拾、准备。你只管坐着抽自己的烟。这夫福是怎么给你修来的呢？——教教我。”有木笃笃地磕着铜烟锅，“唉”地叹一声，装腔作势道：“可惜这夫福马上就要享尽啰——过几天，我得到日本去，回不回得到这旗杆台门，没一定哉。”本水吃惊之余，请问原因再三，有木才像煞有介事地说：“昨天碰到吴丰登说的日本天皇派到绍兴来的那个御使山野枝南啦，他喝了我的豆浆，嘴沿的浆渍来不及擦就跷起大拇指夸起我来了：豆浆、你的，约西约西，好吃好吃。在全绍兴、全中国、全日本都喝过豆浆，我，都没你的好吃。我邀你到日本摆豆浆摊，给日本的传经送宝，给日本的介绍介绍你的经验。我说：御使啊，你的聘请大大的盲目。你的应该知道，我钱有木制作豆浆的经验，是我家几十代、几百代的先人积累而成的。你的应该知道，这不仅仅是我钱家的家宝，还是我中华的国宝，你轻描淡写的，我会把它交给日本？天皇御使说：那好，我们谈谈条件，到陆向禄的早春茶楼去。一到早春茶楼，雌儿们蜂拥而上把我包围了。御使见我皱紧了眉头，知道我不好这一口，就吼道：别纠缠钱大师了！钱大师上上等的。掌有国宝的钱大师会看上你们这几块臭肉？赶走了雌儿，我俩在雅室一坐，喝着香茶，开始了中日谈判。我提的条件是：要我钱有木把制作豆浆的经验介绍给日本，日本国得把驻扎在中国的一

百万关东军退回本土，东三省归还中国。天皇御使道：只要你能给大日本帝国传经送宝，这个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。是不是只有这些条件了？我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条：一百万退回本土去的关东军，武器不能拿走，哪怕是一枪一弹，都要留在中国。御使点头道：约西。”

躺在床上的陆寿，被有木活灵活现的吹牛弄得嘿儿嘿儿地笑了。

天亮了起来，八井水家国戚、国泽两兄弟夜里偷鱼回来了，台门口的河埠头“扑通”响了一记他们贼船的靠岸声后，传来了国戚的欢歌声：

百里鉴湖清悠悠，
虾蟹鱼鳖样样有。
只要稍微动动脑，
酒肉衣食就到手。

这国戚，是八井水家的老二，受鉴湖虾蟹鱼鳖的滋润，长得雪白滚壮，牛高马大。只是枕边寂寞，年近而立，尚无妻室，是出于他无行无业得偷鱼为生的原因，还是因为这光棍头脑一门心思想着二井本水家的邳夏李的缘故，不得而知了。

“国戚，收成如何？”躺在床上的陆寿好奇地大声地朝窗外的埠头问。

“只拿住了三根小胖头鱼。”国戚说，“寿保长，要么这三根小胖头你销销掉，怎么样？”

“小胖头我不要，我是吃大胖头的。”

“你等着吃大胖头吧，”夹杂着鱼串滴滴答答落水声的，是国戚的唠叨声，“日佬就要打绍兴了，鱼塘老板清塘清得把胖头鱼的子子孙孙变成铜板哉。要吃大胖头，等个十年廿年，日佬退出中国后吧！”

接着，床上的陆寿听到住在台门底的袁五谷、七井的陆根出来了，

边走边说着话。他们是师徒俩，从事的是纸店的放纸行业。大概被绊了一下，袁五谷骂了几句石门槛，就对徒弟道：

“这一绊倒提醒了我：陆根啊，一行有一行的门槛，一业有一业的诀窍。我们放纸这一行，看似简单，其实门槛很高。外行的，就入不了门，纸就是放不出去，不到四五天就被老板解雇了。内行的，凸里敲一记，凹里耸一下，满满的一船纸放给了散户不说，还能多多少少得到散户的孝敬。有道是‘师傅领进门，学艺在自身’，今后好好摸索吧。今天早饭我请客，走走，到偏门外山阴道旁的张记面馆去，那里货真价实些。”

听平常吝啬得一毛不拔的袁五谷，今天有钱得请起了客，陆寿一骨碌起床，头伸出窗口，向下说：

“五谷，五谷，这个月的三元抗日款你还没捐，已到月底了呢。”

袁五谷一听，抬头向陆寿发起了脾气，道：

“你一个老早地拦路讨钱，给不给人家面子了？要讨缴这么点小钱，也选个时候，拣个地方啊！好像我有行有业的袁五谷，是专门赖债的人！再说，这哪里是债！缴什么抗日款，越抗日，日佬越打过来。每月三元抗日款，丢到河里倒能听到‘扑通’一声响，缴到你手上，只会去捅黄蜂巢——把日佬引过来。中国打不过日本的，依咯呆虫！”

见袁五谷扬长而去，重新返回床的陆寿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老婆似玉道：“我劝你别做保长了——抗日捐款上头催逼，下头不缴，保长是中间夹煞人。”“推得掉我早就推掉了，还会到今天？”“推得掉的。我不知道嘛，只要人家说你几句——品芳里保长非你寿爷莫属啊，你寿老板德高望重啊，你寿笔头能说会道啊——捋你几下顺毛，你又要当了。”“怎么给你知道的呢？”陆寿嘿嘿笑着说。似玉推开他伸过来的多毛的湖蟹手，道：“去去，厚脸皮。”

早饭后，陆寿踱出台门，与自家茶室的阿大（承包人）吴丰登开了一会儿玩笑。

玩笑后，听到台门里“叮——笃”、“叮——笃”地响了起来，陆寿知

道住在台门底的算命瞎女叫李绿荷的出来了。

这李绿荷是孙复金的姘妇，年纪三十出头，虽魁肥胖大了些，但毕竟是城里人，白净文气得很。她只要墨镜一戴，眼睛不宜人观瞻的缺陷一遮，雪白团脸上的皓齿蛾眉，也不乏亮丽。有视力的，只为呈现瞎婆算命的职业特征，耷拉着眼皮而已。她生着的是一双白裹眼，少女时怕羞，防白裹眼被人看到不雅观，就耷拉眼皮成了习惯。从小受她爹——绍兴城里闻名的算命先生“小瞎子”的熏陶，会算命、打卦、择日、卜克，还会撸相，还会瞎婆话词，一手琵琶弹得特别好。

与袁五谷同住台门底九井的孙复金，原来还算富裕，不料在一次大买卖中，受官商之骗，血本无归，一落千丈。前妻支应花虽长得漂亮，可惜姑娘时就站在自家浴堂店前递笑引客了。这害得她眼光势利了不说，还男朋友特别多，见老公一落千丈，就立马解缆而去。孙复金膝下荒凉，独身一人，穷困、寂寞得整天忧思：“路在何方？”一日，就请瞎女李绿荷来家预卜前程了。

孙复金恭请李绿荷落座后，含着哭音道：

“李女士，只怪我以前不听你的命断，遭了官商之骗、血本无归的祸……”

“那你今天请我干吗？”

“给我撸一相。命是请算过了，准！但我前程难卜，给我撸一相：路在何方？”

李绿荷听他这么一说，捂起嘴巴，文雅地笑了一会后，就很知己地悄声对他提醒道：

“这不合适，这不合适，阿金。你想吧，我们一对三十来岁的男女，原先又相互熟识得透透的，撸摸起来会有好事？”

孙复金捋着稀得只剩几根了的头发（其他头发在他近来“路在何方”的忧虑中，学他老婆支应花的样，叛逃了），道：

“李女士啊李女士，我并非是个缺情缺义、无规无矩的男子，在我俩以前的交往中，你总体会得到吧。”

以前，孙复金生意顺利时，不时请李绿荷晚上来家瞎婆话词。李

绿荷一声蹿云、一声钻地的唱腔，颇能传情达意。又，她的琵琶弹得尤其好，真可谓：

转轴拨弦三两声，
未成曲调先有情，
弦弦掩抑声声思，
似诉平生不得志，
低眉信手续续弹，
说尽心中无限事。

听得孙复金及其请来的生意伙伴深心喟叹。

每次唱后付酬，孙复金出手大方，惊喜得李绿荷尽管耷拉眼皮不看他，但卷伸在上唇的一点点鲜红的舌尖总放不下来。

还有，每次孙复金送她回家，路上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到了女方家门口，两人的悄悄话还只开了一个头呢。分别时，兴犹未尽地男的“啧”一声，女的“啧”一声，大有“世上有闰月，为什么没有闰路”的遗憾。

回忆到此，李绿荷举起双手，用优雅的手姿，撸摸起插在头上的顶珠闪烁着一点血红的凤钗。

屋里寂静无声，男的只是看着她伸在蓝夏布衫短袖中的一对雪白膀子，想：真像两段雪白有节的莲藕。

突然，李绿荷哆嗦了一下，发觉他的膝盖碰着自己的大腿了。但不拒，只是团脸上的雪白，悠悠地、悠悠地洩出了血红。

男的见她不拒，就倾过身来，捕着她耳朵说了几句，意即邀她去楼上，撸撸相、说说话，两人。

女的微微地点了一下头，但毕竟是大姑娘上轿，还是头一回，羞得赶忙扭转身去，卸下墨镜，抹起了眼睛。此情此景真有些：

雄蝴蝶结伴飞，

过了水南到山西。
两体相挨寻花心，
风月羞涩雨云迷。

男的不意碰到了立放在桌旁的琵琶，听到弦索“昂——”的不容侵犯的一声，愣一下后，就有话在先、明开直讲地对她悄声关照道：

“会委屈你的呢。”

“知道的。”

女的细声细气地说后，用她那散着淡淡香气的绣花手帕扇自己的脸孔。

在她墨镜里的手帕影子时隐时现的时候，男的笑着，走过去把家门关紧。后，在她面前一蹲，翻手搭搭自己的肩膀，喜滋滋道：

“阿荷，上轿。”

“嗯——”，女的弯弯曲曲地喊着“嗯”，扭动着身子，像遭了呵痒似的。

后，她撩一下遮脸了的头发，犹犹豫豫、哆哆嗦嗦地扒上了他的背。两人到了楼上，就男女有染了。

事后，孙复金起床，瘦得像腊肠一根的他，掇了掇老是系不紧的裤腰，道：“宝贝，你躺着休息休息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。”说后掇起一尊偌大的铜质财神菩萨，感激得有点哽咽道：“阿荷，我俩这样草草率率地成婚，真委屈了你。这样吧，你在新婚月子里，不要出门做生意了。我把财神菩萨去当掉，给你过新月。”

李绿荷赶忙从布单里钻出来，坐起身，拿过脱丢在一边的蓝夏布衫，朝裸露着的颤抖抖的前胸一遮，忙不迭地道：

“不能当财神菩萨。不能当财神菩萨。当了它，你会更灰心的。阿金，你不必灰心，相者，向也，你现在的的问题是找不到门路。但你得去想想，日佬真的打进了绍兴城，可拉的全拉掉，可推的都推倒，方方面面、头头尾尾、穷穷富富，都得重新洗牌。真到那时，门路多了，你还会找不到？”

女人的话说得孙复金笑了起来，但他还是说：

“老婆啊，我是穷得现在都过不下去了。”

“现在简单，”女的一边笨拙地往布单里钻，一边轻巧地说，“我养你——我每天出门算命，赚来的钱都归你——老公。”

国难当头，路途坎坷，请李瞎女算命的络绎不绝，她生意兴隆得很。

目下，陆寿见李瞎女脸戴墨镜，肩背琵琶，左手拿一根探路棒，右手拿一柄小小的铜锤，朝挂在左肩下的一片铜响器，中敲一记，边击一下，“叮——笃”、“叮——笃”地响着，从台门里缓步出来。陆寿问：

“李女士，生意怎么样？”

“喔，是保长先生啊。生意一般般，勉强糊口。”

“别骗我了，李女士。复金嘴上重新叼起香烟不说，还老刀牌换成了双美牌，双美牌换成了双丽牌，双丽牌又换成大英帝国的大英牌了，还说生意一般般。”

李瞎女扶着墨镜格格笑道：

“我家阿金本来就是抽大英牌的啊！”

“这又不对了，复金姘你前，一日三餐也成问题的。”

陆寿话语中的一个“姘”字触痛了她。李绿荷的眉心一下子结成了疙瘩，哆嗦着道：

“保长先生，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怎么能说‘复金姘你前’呢？我和我家阿金是正式的、正正式式的、点水不掺的正经夫妻。”

“喔——，对对，李女士，我失言了失言了。”

“不是‘失言’了，而是说错了，你这话放到谁头上谁都生气！”

李瞎女的“叮——笃”声，响出台门外去了。她的“叮——笃”声，像撒买路烧纸似的，一路走过去，一路撒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也撒出了陆寿心中的一个个问号：她与孙复金算是夫妻？正式夫妻？正正式式夫妻？点水不掺的正经夫妻？

一条掉在地上身子细长有节的灰色瓦虫在陆寿脚边路过，它缩身前行比裁缝量布还快得轻盈与潇洒，令陆寿熟视无睹地打量了它好一

会。“噢，对了。”陆寿拍了一下自己扁平的后脑勺，想到要去七井的周家走一趟，这是必须的。

说起这周家，真有篇大文章可做。家名虽然冠周，但家里人无一周姓。家庭主妇齐冬梅，原是周家的童养媳，从小到大受尽了婆母、丈夫的虐待与折磨。一到婆母、丈夫去世，就立即找了个“倒插门”，还把与前夫生的儿子周凌山改姓成杜凌山。这杜凌山因言谈举止活像死老太婆（婆母），冬梅就把他当作报复婆母的对象，百般虐待，似要把她在婆母那里领受到的所有苦处全倒给他：

杜凌山虽年到十六，但穿着与他同母异父的三个弟妹大相径庭，叫花子一个。母亲根本不把他当作家庭一员，吃饭是上不得饭桌的。给他备下的专用饭碗，母亲从来不替他洗，脏得像饲猫碗的一只。他每餐被限量，只能吃浅塌塌的一碗，要多不给，餐餐不饱。更有甚者，母亲只要稍不顺心，就把他当出气筒，恶言相骂，拳脚相加，还头攻口咬，毫不留情，儿子的肩头至今还有母亲咬他时留下的深深的牙齿印。

冬梅的后夫叫杜鑫火，因身材矮得出格，人称杜矮。杜矮原是江苏下马桥一户农家的上门女婿，因矮，提不起重头农活，受老婆歧视，三日两头遭老婆及其姘夫恶打，苦头吃不过，就带着一身伤痕弃家而走，到绍兴品芳里来摆茶眼摊了。后，杜矮倒插门冬梅家，生有两子一女，五至十岁不一，叫杜凌兴、杜凌英、杜凌盛。

今日，寿保长到周家去，想与冬梅沟通一下，希望她再不要虐待凌山了。

陆寿与童养媳出身的冬梅从小生活在旗杆台门，关系莫逆得很，“小哥哥”、“小妹妹”地相互称谓，至今都没有改口。

听了陆寿的关照，冬梅难堪地笑后，道：“小哥哥，要你保长先生把我家的事挂在心上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”

接着，冬梅又意在言外地道：

“小哥哥，我家的事情呢，你向来当自家事管的；你家的事，就是与你

小嫂嫂生不出孩子的事，我家杜矮与我商量了，也要当自家的事管了呢，喜不喜欢？”

“好啊，亲要亲好，邻要邻好，哪有不喜欢你们夫妻俩帮我的道理！”

“好好好，只要你喜欢就好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那我俩今天算说定了呢，到时候，你就不能说‘不喜欢’了呢。”

这冬梅，虽不事妆扮，但脸盘亮丽，肤色白净，个儿高挑，蜂腰肥臀的自有耐人寻味之处。加上她只三十四五岁，正处在生育旺季。又，她说后的羞涩表情，话语的弦外之音，叫人体会起来真有些：

一笑脸一红，
春光隐情重。
莫负奴真心，
明朝续鸳梦。

陆寿难堪得只好又拉出要她善待凌山的旧话题。

女人听后，眼泪汪汪地叹道：

“小哥哥啊，你会知道什么嘛！只是不方便给你看——我身子癞蛤蟆的一只，上上下下、角角落落，花纹斑斓的疤痕，都是我从小到大，被死老太婆（婆母）、斩头老公扭伤、打坏的。我一见活像死老太婆的凌山就生气，就发恨，就气得咬牙切齿。”

冬梅后来生的几个儿女长得好看，见他们在写字，陆寿道：“凌兴、凌英、凌盛，你们将来是要做大学生的，现在可不能再到祠堂拉野屎了呢。”

几个孩子相互一笑。

冬梅一边替陆寿掸着他后肩上的灰尘，一边道：

“我是对他们关照了又关照的：小舅舅对我家有过大恩，没有小舅舅，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家。世上没有比小舅舅更好的人了。你们的爹爹感恩得只要他要，身上的肉也会割给他。出于小舅舅的情面，你们也不能再到祠堂拉野屎了。不过，现在的台门，人员多得日日夜夜